



惡魔

高尔基 著
曹迅译

年



世界文學名著叢譯

魔 惡

高爾基著 魯迅等譯

上海春光書店發行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十五月初版

實價大洋三角

惡 魔

必 究	翻 印	作 權	有 著
--------	--------	--------	--------

印 刷 者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翻 譯 者	著 作 者
春 光 書 店	春 光 書 店	高 鵬 天	魯 迅 等	高 爾 基

總發行所

上海春光書店發行

地址 棋盤街交通路中

電話 九二一四四號

中央圖書什誌審查會審第一五四號證

惡

魯迅

魔

惡魔

目錄

惡魔

一個人的出生

幸福

人類和自然

高爾基著
魯迅等譯

當凋零和死滅的悲哀時節的秋季，人們辛辛苦苦地苟延着他的生存：

灰色的晝，嗚咽的沒有太陽的天，闇黑的夜，咆哮的風，秋的陰影——非常之濃的黑的陰影！——這些一切，將人們包進了沈鬱的思想的雲霧，在人類的靈魂裏，惹起對於人生的隱祕的憂悶來。在這人生上，絕無什麼常住不變的東西，只有生成和死滅，以及對於目的的永遠的追求的不絕的交替罷了。

當暮秋時，人們往往不感到向着拘禁靈魂的那沈思的黑暗，加以

抗爭的力……所以凡是能夠迅速地征服那思想的辛辣的人們，是都應該和牠抵抗下去的。惟這沈思，乃是將人們從憧憬和懷疑的混沌中，帶到自覺的確固的地盤上去的惟一的道路。

然而那是艱難的道路……那道路，是要走過將諸君的熱烈的心臟，刺得鮮血淋漓的荆棘的。而且在這道路上，惡魔常在等候你們。他正是偉人瞿提（Goethe）所通知我們的，和我們最爲親近的惡魔……

我來談一談這惡魔罷——

惡魔覺得倦怠了。

惡魔是聰明的，所以並不總只是嘲笑。他知道着連惡魔也不能嗤笑的事象，在世上發生。例如，他是決不用他鋒利的嘲笑的刀子，去

碰一碰他的存在這儼然的事實的。仔細地查考起來，就知道這樣受寵的惡魔，與其說是聰明，其實厚是厚臉，留心一看，他也虛度了最盛的年華，正如我們一樣。但我們是未必去責備的——我們雖然決不是孩子了，然而也不願意折掉我們的很美的玩具，來看一看藏在那裏面的東西。

當昏暗的秋夜，惡魔在有墳的寺院界內彷徨。他覺得倦怠，低聲吹着口笛，並且願盼周圍，看能尋到什麼散悶的東西不能。他唱起吾父所愛誦的聽慣的歌來了——

素秋一來到，
素秋一來到，
素秋一來到，
木葉亦辭枝，
木葉亦辭枝，
木葉亦辭枝，
火速曾歡如，
火速曾歡如，
火速曾歡如，
如奇風動時

火速而喜歡，

如當風動時。

風蕭蕭地刮着，在墳地上，在黑的十字架之間哮喘。空中漸漸細上了沈重的陰雲，用冷露來潤溼死人的狹隘的住宅。界內的可憐的羣樹呻吟着，將精光的枝柯伸向沈默的雲中，枝柯摩撫着十字架。于是在全界內，都聽到了隱忍的悲泣，和按住似的呻吟——聽到了陰慘的沈悶的交響樂，

惡魔吹着口笛，這樣地想了——

「倘知道這樣天氣的日子，死是覺得怎樣，倒也有是趣的。死人總浸透着濕氣……即使死于痛風之後，得了魔力，……一定總是不舒

服的罷……叫起一個死人來，和他談談天，不知道怎樣？一定可以散悶罷……恐怕他也高興罷……總之，叫他起來罷！唔，記得我有一個認識的文學家，埋在不知那里的地裏……活的時候，是常常去訪問他的……使一個認識的人活過來，算什麼壞事呢。這種職業的人們，要求大概是非常之多的。我們真想看一看墳地可能很給他們滿足。但是，他在那里呢？」

連以無所不知出名的惡魔，到尋出文學家的墳為止，也來來往往徘徊了好些時……。

「喂，先生！」他喊着，敲了他認識的人睡在那下面的沈重的石頭。『先生，起來罷！』

「爲什麼呢？」從地裏發出了被按住着似聲音。

「有事呵。……」

「我不起來……」

「爲什麼不起來的？」

「你究竟是誰呀？」

「你知道我的……」

「檢查官麼？」

「哈哈哈哈哈！不是的！」

「一定……是警官罷？」

「不是不是！」

『也不是批評家罷？』

『我——是惡魔呵……』

『哦！就來……』

石頭從墳裏面推起，大地一開口，骸骨便上來了，完全是平常的骸骨。和學生解剖骨骼時的骸骨，看去幾乎是一樣的。不過這有些骯髒，關節上沒有鐵絲的結串。眼窩裏是閃爍着青色的燐光。骸骨從地裏爬了上來，拂掉了黏在骨上的泥土。于是使骨骼格格地響着，仰起頭骨，用了青的冷的眼色，凝眺着遮着灰色雲的天空。

『日安！你好呵！』惡魔說。

『不見得好呀，』著作家簡單地回答了。他用低聲說話。響得好

像兩塊骨頭，互相摩擦，微微有些聲音一般……。

「請寬恕我的客套罷。」惡魔親密地說。

「一點不要緊的……但是你爲什麼叫我起來的呢？」

「我想來邀邀你，一同散步去。就爲了這一點，」

「阿，阿！很願意……。雖然天氣壞得很……。」

「我以爲你是毫不怕冷的了。」惡魔說。

「那里，我在還是活着的時候，是很惱着重傷風的。」

「不錯。我記起來了，你死了的時候，是完全冰冷了的。」

「冷，是當然的！……我一生中，就總是很受着冷遇……。」

他們並排走着墳和十字架之間的狹路。從著作家的眼裏，有兩道

青光落在地上，給惡魔照出道路來……細雨濡濕着他們，風自由地通了著作家的露出的肋骨，吹進那早已沒有心臟的胸中。

「到街上去麼？」他向惡魔問。

「街上有什麼趣味呢？」

「是人生呵。閣下。」著作家鎮靜着說。

「哼！對於你，人生還是有着價值麼？」

「爲什麼會未必有呢？」

「什麼緣故？」

「怎樣地來說明纔好呢？人們，是總依照了勞力多少，來估計東西的……假如人們從亞拉洛忒山的頂上，拿了一片石來，那麼，這石

片之于人們，大的便成爲貴重品了……」

「實在是可憐的東西呵！」惡魔笑了。

「然而，也是……幸福者呀！」著作家冷然地答道。

惡魔默默地聳一聳肩。

他們已經走出界內，到得兩邊排着房屋，其間有深的暗黑的一條路上了。微弱的街燈，分明地在作地上缺少光明的證據。

「喂，先生！」暫時之後，惡魔開始說。「你在墳裏，是在做什麼的？」

「住慣了墳的現在，倒也很耐得下去了……但在最初，却真是討厭得毛骨悚然呵。將棺蓋釘起來的粗人們，竟將釘打進我的頭骨裏去

。自然，那不過是小事……然而總是不舒服的。仗了我的頭的力量，雖然，常常在人們之間流了些毒害，但對於要加害于我的腦髓的欲望，我却只看作懷挾惡意的象徵主義罷了。後來，是虫豸們光降了。畜生！虫豸們就慢慢地喫起我來。」

『那是毫不足怪的！』惡魔說。『那不能當作惡意——因為在濕地裏浸過的身子，決不是可口的東西呵……』

『我究竟有多少肉啊！那是不足道的！』著作家說。

『總之，非喫完這些不可，與其說滿足，倒是不舒服的運命哩……』

……老話裏就有，說是爛東西會招蒼蠅呀。」

『牠們明明喫得很可口的……』

「在秋天，墳地裏可潮溼麼？」惡魔問。

「是的。頗潮溼……但這也慣了……比起這來，倒是對於走過界內，還來注目于我的墳墓的各色各樣的相人們，却令人氣憤。土裏面，躺着的不知有多少……我自己……我的周圍的一切東西，是都不動彈的——我沒有時間的觀念……」

「你在泥土裏，躺了四年了，不，不久，就要五年了哩。」惡魔說。

「是麼？那麼……這之間，有三個人跑到我的墳前來過了……是使我煩亂的訪問。該死的東西！他們裏面的一個，竟簡單地否定了我的存在，他跑了來，讀過墓碑銘，便斷然地說道，「這人死掉了……」

這人的東西，我什麼也沒有看過……但是誰都知道的名字呵——我的年青時候，有一個同姓的人，在我的街上玩着犯禁的賭博的。」就是你，也不見得高興罷。我是十六年間，接連地印在銷路很旺的雜誌上，而且活着的時候，就發表了三種著作的。」

「你死後，還出了第三版了哩。」惡魔說。

「請你聽罷！……其次，是來了兩個人，一個說，『唉唉！這就是那人麼？』別一個便回答道，『是那人呀。』」「那人活着的時候，實在也是很時行的——他們都時行的……」「不錯，我記起來了。……」「躺在這這裏的，真不知多少人呵……俄羅斯的大地，實在是富於才幹呀……」這樣地胡說着，蠢才們就走了……。溫言不能增加墳

地的熱度，我是知道的。也並不願意聽溫言……無論那一種，都令人難受。多麼想罵一通小子們啊！」

「想是痛罵一場了罷。」惡魔笑了。

「不，那不行……二一世紀一開頭，便連死人們也非忽然喜歡論爭不可……那是不成樣子的。就是對於唯物論者，也太厲害呀。」

惡魔又覺無聊，想了——

「這著作家，當活着的時候，總是高高興興，去參與新郎的婚禮和死人的葬禮的罷。在一切都死掉了的現在，他的名譽心却還活在他裏面。在人生，人類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只有他的精神，是有意義的。而且惟有這意義，值得賞讚和服從……唉唉，人類，是多麼無聊

呵！』……

惡魔正要勸著作家回到他的墳裏去的時候，他的頭裏又閃出一種意見了。他們走到四面圍着長列的屋宇的開朗的廣場。天空低低地靠在廣場上。看去好像天就休息屋脊上一樣，而且用了陰沈的眼，俯視着污濁的地面似的。

『喂，先生，』惡魔開口了。並且高興似的將身子彎到著作家那邊去。『你不想會一會你的夫人：看她什麼情形麼？』

『能會不能，自己是決不定的。』著作家緩緩地回答道。

『唉唉，你是從頭到底死掉了呀！』惡魔要使他澈昂起來，大聲說。

「唔，爲什麼呢？」著作家一面說，一面誇耀似的使他的骨骼格格地作聲。『並不是我願意……是說，恐怕我的女人，不來會我了罷……即使會見我——也未必認識哩！』

『那是一定的！』惡魔斷定說。

『因爲我離家很久的時候，我的女人就不愛我了，所以這麼說的。』著作家說明道。

屋宇的圍牆忽然消失了。或者倒是屋宇的圍牆成了透明，好像玻璃了。著作家能夠看見了體面的房子的內部——房子裏面，非常明亮，優雅宜人……。

『多麼出色的屋子呵！倘使我這樣地住起來，恐怕至今還不會死

掉……」

「我也中意了，」惡魔笑着說。「這屋子，並不化掉許多錢——大約三千……」

「呵……忝還不貴麼？……我記起來了。我的龐大的著作，弄到了八百十五盧布……而這是幾乎做了一整年……但住在這裏的究竟是什麼人呢？」

「就是你的太太。」惡魔回答說。

「多麼……呵……多麼體面……說是她的東西……而且這位太太……那就是我的女人麼？」

「是的啊……你瞧，她的丈夫也在着哩。」

「她漂亮了……阿阿，穿的是多麼出色的衣服。是她的丈夫麼？是很庸碌的醜相的小胖子，但看來倒彷彿是一個好好先生……實在好像是什麼也不懂的漢子似的！況且平平常常……然而那樣的臉，是爲女人們所心愛的哪……」

「倘若你願意，爲你浩歎一聲罷！」惡魔說。並且惡意地看着著作家那邊。但著作家却神往于這情景了。

「他們多麼暢快，多麼活潑！他們倆彼此玩樂着生活……她愛那男人不愛呢，你大約知道的罷？」

「唔唔，很……」

「那個男人是做什麼的？」

「時行雜誌的販賣人……」

「時行雜誌的販賣人……」著作家慢騰騰地複述了一回。於是暫時之間，不說一句話。惡魔看着他，滿足地笑起來了。

「喂，這些事，可中你的意呢？」他問。

「我有孩子……他們……是活着的。我知道。我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那時候，我想過了的——男孩子長大起來，是會成一個切實的人的罷……」

「切實的人。世上多得……世上所想望的，是完全的人。」惡魔冷冷地說。於是唱起勇壯的進行曲來了。

「我想——商人這東西，一定是看透了一切的教育家。而我的兒

著作家的空虛的頭骨，悲哀地搖了一搖。

「看一看那男人緊抱着她的樣子罷！他們正顯着稱心滿意之處哩。」惡魔大聲說。

「實在……他……那商人，是有錢的麼？」

「比我還窮。但那女人，是有錢的……」

「我的女人麼？她怎樣賺了錢的？」

「賣了你的著作呵。」

「阿阿，」著作家說。于是用了他露出的空虛的頭骨，慢慢地點了幾點。

「阿阿，原來！可見我大半也還在給一個什麼商人作工哩」
「的確，那是真的。」惡魔滿足地加添說。

著作家望着地土，對惡魔道——

「領我回到墳裏去罷。」

周圍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沈重的雲。著作家格格地搖着骨骼，甯快步跑向他的墳地裏去了，惡魔端在後面，吹着瞭對的好調子

.....○

x x x x

自然，讀者大概是不會滿足的。讀者已經壓足干文學。連單爲滿足讀者而寫的人們，也很難合讀者的趣味了。在此刻，因爲我毫沒有

購到關於地獄的事，讀者也許要覺得不滿。讀者真相信死後要赴地獄，所以要在生前聽一聽那里的詳情。但可惜我關於地獄，却一點有趣的事也不能說。爲什麼呢，就因爲地獄這東西，是不存在的——人們所容易地想地起，描寫的火燄地獄這東西，是不存在的。但倘是充滿着恐怖的另一樣的事情，我却能夠講……。

醫生對諸君一說『他死了』，便立刻地……諸君跨進了無限的晃耀的領域。這就是諸君的錯誤的意識的領域。

諸君躺在墳裏，狹小的棺裏。可憐的人生，就如車輪的旋轉一般，在諸君的面前展開去。從意識到的第一步，到諸君的人生的最後的瞬間，人生動得太慢，於是人們絕望了。諸君將知道在生前暗暗地掛

在自己之前的一切，便是諸君生前的虛偽和迷謬的罷。對於一切思想。諸君將另行詳審，注目於各各錯誤的步武的罷——諸君的全生活，將在一切個體裏從新復活的罷——諸君一知道諸君所曾經走過的道，別人也在行走，焦躁地相擠，相欺，則諸君的苦惱，也還要加添的罷，而且諸君還將懂得，明見，即使做了這些一切事，結局也不過和時光一同，經驗到度了這樣空虛的沒有靈魂的生活，是怎樣地有害的罷。

即使諸君看見了別人的疾趨於他們的衰滅，諸君也不能訓戒他們——諸君自己不能開一句口，也不能有什麼法——援救他們的願望，將在諸君的精神裏，毫無結果而消掉的……。

諸君的生活，這樣地經過於諸君之前。而人生一到終局之際，那經過便又從新開始。諸君將常常看見……諸君的認識的勞作，將沒有窮期……決沒有窮期……而諸君的可怕的苦惱，是萬萬沒有終局的。

x

x

x

x

這一篇，是從日本譯『戈理基全集』有七本裏川本正良的譯文重譯的。比起常見的譯文來。筆致較爲生硬；重譯之際，又因爲時間匆促和不愛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記得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的同作者短篇集裏，也有這一篇，和『應之歌』（有韋素園君譯文，在『黃花集』中），『堤』同包括於一個總題之下，可見是寓言一流但這小本子，現在不見了，他日尋到，當再加修改，以補草率

從事之過。

創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國有一篇戈理基的『創作年表』，上面大約也未必有罷。但從本文推想起來，當在二十紀初世頭，自然是社會主義信者了，而尼采色還很濃厚的時候。至於寓意之所在，則首尾兩段上，作者自己就說得很明白的。

這回是枝葉之談了——譯完這篇，覺得俄國人真無怪被人比之爲「熊」，連著作家死了也還是笨鬼。倘如我們這裏的有些著作家那樣，自開書店，自印著作，自辦流行雜誌，自做流行誌（雞）販賣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資本家抱着「革命文學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學家」抱着資本家的太太

，即使「周圍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沈重的雲」罷，戈理基的「惡魔」也無從玩這把戲，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罷了。

這是在近海的科圖爾河流域，蘇封與奧添底爾之間，發生饑饉的九十二年（一八九二）的事。——當閃爍着光波的山間小河的流水，在潺湲地作着快人的聲音的時候，很清晰地，聽見海的鈍重的波音。

秋天，

科圖爾河流的白泡沫中，月桂樹的黃葉，像跳躍着的小蛙魚般，閃閃地轉旋着發光。我坐在河邊的石上，把月桂葉錯看作魚兒，好似連鷹鳥白鷗都上來了當，在對河右側，一叢臨流的樹木後邊，正懊喪地啼着。

在我的頭上，栗樹的菓實，已染上金黃的顏色，脚下是散亂着許多枯葉，像割下的人的手掌一般。可以望得見的對岸的榆樹，已經完全赤裸了，像破碎了的魚網似的，向下垂着。樹枝上，灰紅色的山啄木鳥，便如掛在網裏的一樣，黑的喙鑽進樹皮裏，卜卜的啄着，一啄出了蟲來，便被旁邊的山雀和玄鳥（這遠從北國來的客人）搶着含去。

我左邊的山峯上，沉重地垂着含雨意的烟雲，從頂上直沿得有黃楊樹的綠色的坡，匍伏着雪的白影。老毛櫟和菩提樹的樹洞裏，可以探到醉人的蜂蜜，這蜂蜜的醉人的甘味，古代曾醉了大旁貝的兵士，把有名的鋼鐵般的羅烏聯隊，幾乎打得全軍覆滅。這蜂蜜是蜜蜂採了

月桂和菩提的花造成的，而過路人卻從樹洞中把它拿去，和在一種用麥粉做的，叫「拉伐西」的細點心中喫。

我坐在栗樹下的石上，一邊被發怒般的蜜蜂包圍着，一邊取着蜂蜜，然後把麵包片蘸在裝滿了蜂蜜的小鍋中，飄然地看着疲倦的秋陽底怠懶的遊戲，慢慢地喫着。

高加索的秋空，像偉大的聖人們——他們又是極偉大的破戒者——爲從銳利的良心之眼，隱祕他們的過去，而用黃金，土耳其玉，綠寶石建造的廣大的寺院裏的，壯麗的大殿內部一般，四周的羣山，披着薩馬爾剛特與西愛馬愛的貼克明人用絲織成的絨緞，而且在忘卻全世界與一切的這裏，滿飾着像要向太陽的眼中，說「這是你的東西

，一切都是你的「那樣的情景。

白髮長髯的巨人，像孩子般的張着大眼，走下山來，毫無吝惜地把種種色色的寶物，撒散四處，裝飾了地面。我凝然地眺望着山頂上像蔽着厚的銀層般的雲的流動。山頂的凹處，巧妙地蔽着樹木的生動的衣服，好像成功巨人的手下似的，在這土地之一隅，行着鮮美奇麗的變化。最高的職務，便是在地上創造人類；人類看見許多優美的萬物，而且對於美，他的心頭，是甚樣甜蜜而靜寂地鼓動。

但有時也有痛苦，也有燃燒胸頭的憤怒，而且也有憂鬱會吸心頭的血液。可是太陽，卻不是永遠含着憐憫的眼眺望人類的；太陽是爲人類，盡了極大的勞力。但惡人決無在此世絕跡之理，當然，好人也

相當存在。在這兒祇限於嘗試着矯正惡人，如果無效，則再加以改造。

在我左手的灌木頂上，動着黑色的人頭，幽然地在波音河光之中，聽見人聲——這是受饑災的人們，在蘇封做完了道路工事，到奧添底爾去找工作的。

我認識這些人們，他們是奧爾羅夫縣人，我會和他們一同做工，因為昨天完了工事，大家都被解雇了，我比他們先出來，因為爲着日出到海岸來的。

他們是四個農夫，和一個高額骨的青年的懷孕婦人。那婦人捧着高到鼻尖外的大肚子，泛着蒼白的眼睛。在灌木的茂密上，可以看見

魔 惡 魔

惡

魔

包着黃布的她的頭，但這一會被風吹了，卻像茂盛的向日葵般的不歇地搖動。在蘇封，她的丈夫因多喫了生菓死了；我和這些人一同住在一個木棚裏，照着善良的俄羅斯的習慣，他們用周圍五俄里都可聽見的大聲，哭訴了自己的不幸，他們實在是被命運打擊的可憐的人。不幸鞭驅着他們，使他離開自己的故鄉，像秋風吹枯葉般的把他們吹到這地方來。這地方的陌生的自然的壯麗，奪去了他們的魂膽，而困難的勞動條件，結果終於令他們絕望。

他們在這兒，閃閃着沒生氣的疲殆的眼，絕望地眺望着眼前的一切，互相作着苦笑，低聲地談話。

「啊啲……這真是什麼的地方……」

「正像從地中鑽出來的一樣，什麼都不成……」

「對啦，可是，石頭倒是有的啊……」

「不能說是甚樣壞的地方呀……」

於是他們想起曾用自己汗水灌溉的故鄉，科壁里的浩廣的谷間低地，蘇封的畜牧場，摩克萊尼克的，——無論那兒的一握泥土，對他們都是祖先的遺物，都使他們憂鬱地懷戀。

在他們的隊伍中，還有一個農人的的老婆高身材，板一樣的平扁，做着馬臉，貪戀地看着東西，煤炭般的黑的斜眼。

到了晚上，她便帶了那頭包黃布的婦人，走出木棚，坐在木柴堆上，兩手托着下頰，彎着頭，用發怒一般的聲音唱歌。

墓地後是草的青氈，

就是砂原上，也可鋪上白布，

可愛的先生呀，如果你高興。

我便向你行禮。

頭包黃布的婦人，不時地低着頭看自己的肚子，大抵總不作聲，可是也有時像忽然想起般的，用着懶怠的鄉下氣的啞聲，加入了唱，這唱聲簡直和哭一樣。

甜蜜的是愛情。

這是與你最後的相逢；

這是我的姻緣。

在南國的夜的沉鬱的黑暗中，聽着這像哭一般的兩人的歌聲，令人想起北國的雲之曠野，飄雲之音與狼的遠吠。

不久之間，這斜視眼的婦人，患了瘧疾，睡在布擔架裏，送到城那邊去了——這婦人一邊在擔架上發着抖，一邊好似還在唱墓地與沙原之歌似的，不歇地呻吟。

黃頭布的一個。好似融在空氣中的一般，不知什麼時候，忽然不見了。

我喫完了麵包，用樹葉包了鍋中的蜂蜜，放進布袋裏，從容地用木棒打着小路的硬泥塊，跟着動身了的他們後邊走去。

我走出了狹的灰色路的交叉口，右手邊，青碧色的海水正在波動

，好似被鼠睛看不見的木匠，用幾千柄木鉋鉋過了一樣，白的鉋痕，被又潮濕，又溫暖的健康女子的香息一般的風趕着，很快地逃上岸來。把土耳其式的小船，傾側右舷的一個扳着面孔的技師——神氣十足的人——風帆也恰如他的大頭頸一般，膨脹地孕滿了風，向蘇封方面溜也似的駛去。不知什麼緣故，那個蘇封的技師，說起話來，把「慢兒」訛作「辦辦兒」把「開船」訛作「該船」。

「辦辦兒地！幹麼你這樣忘着船，捉你到警察所去……」

他老是歡喜爲一些小事，送人到警察所去，一想到他這副身體，大概在遠古以前，早已統墳墓裏的蚯蚓，鑽空了骨髓，便覺得滑稽。

徒步走路，感得如在空中游泳般的快樂。愉快的想頭，穿着漂

亮衣服般的聯想 漸漸在回憶中，作起迴旋舞來。心靈中的這迴旋舞，正在海波的白浪紋裏，水面上雖然泛濫不定，但海底卻是沉靜的，像銀色的海中的魚兒一般，鮮豔滋門的希望，靜靜地流泳。

路向海邊繼續着，曲折地直延到潑洗着波濤的沙灘邊爲止。對着好似正想注視林叢與波面的海原的蒼空，做了個行禮般的姿勢，在綾帶一般的道路上跨着大步。

風，從山崗吹來——好像快要下雨了。

……忽然，聽見灌木林中，有低抑的呻吟之聲，這是無論什麼時候一聽見會震慄心魄的人呻吟。

撥開了灌木看，正是那黃頭布的婦人，背靠着胡桃樹根上，頭側

在肩邊，歪着嘴睜着眼坐着。她的兩手接在正起抽搐般的大肚子，喘着怕人的不自然的喘息；一邊按着肚子，一邊露出狼一般的黃色的牙齒，低聲地呻吟。

「怎麼了，給誰打了麼」

我走近她身邊，屈着身問。

好似灰堆中的蒼蠅一般。她兩手搔挖着裸足，苦苦地搖着頭澀聲說了。

「到外面去……不要臉的……到外面去……」

立刻我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了，我曾經碰到過這樣的事，可是仍不能面驚惶起來，婦人只是拖着長聲呻吟，濁淚從飽漲的眼裏，流到

蒼白浮腫的臉上，使我忍不住不走近些看她；我把布袋，水壺，小鍋子丟在地上，想扶她伏着身子睡倒，叫她把兩腰屈在膝上，她打我的臉和胸，把我推過一旁，像熊一般的叫着，帶奔帶爬地，爬進前面的一叢灌木中去了。

「下流氓……惡魔……」

撐在地上的兩手，一個挫折，她便砰！——地把臉孔撲到地面，兩隻腳還在抽搐。

我一面吃着碰頭，一面仍想盡所知的方法，屈轉了她的腿，使她向下伏着，這時候，胞衣已經出來了。

「躺倒了身子產吧……」

我說了一聲之後，便跑到海灘邊，洗了洗手，仍跑回去，動手做收生婦。

婦人兩拳叩着自己周圍像火焙過的白樺皮般的乾癟的地面，還隨手搔着枯草，向嘴裏亂塞，在張着狂氣充血的眼的不像人樣的可怕的臉裏，滿塗了污泥。胞衣已破了，小小的腦袋便出來——我必須按住她抽搐的腿，照料嬰兒出來，還得留心着不讓她把枯草塞進自己呻吟的口裏去。

我們還稍稍地互相吵了嘴，她罵我，我叫她不要這樣大聲，自然，她是爲了痛苦，大半還是爲了羞恥，而我是爲自己的困惑，和對她的憐憫……

「主呀！」她呻吟着，灰白的嘴唇吹着涎沫，映在太陽光裏的褪色的眼，洋溢着做母親的難受的痛苦的淚，這是把她全分做兩個的痛苦。

「快到外邊去吧……不識羞的……」

怯弱失力的兩手，不歇地想把我推開，但我卻自信地說：

「傻子……快產吧……喂！……」

看女人的眼淚，是受苦的事，她的眼淚也傳染了我的眼睛，心頭好似被痛苦迫壓着，我也覺得要怒罵了：

「喂，快呀！」

於是，我的兩手上便來了一個人類——一個通紅的。我的眼中已

溢滿了淚，可還看得出這是全身通紅的。這紅的東西，還沒完全和母親的肉體分離，似乎已對人世懷了不滿，掙扎地牽動着手足，發出有底力的聲來。他的眼是藍色的，紅皺的臉上，生着踏扁一般的滑稽的鼻子，而且抖動着嘴唇：

「啊外……啊外……」地啼着。

身體完全是精滑的，一不小心，真會從我手上落下，我站起身子，凝視着他，終於臉上浮出了微笑。——永永地凝視着，真是非常有趣的東西——這其間要做什麼纔好，可完全忘掉了……

「請你割一割斷……」

母親住低低地說了，閉着眼睛的她的臉，作着死人般的土色的，

蒼白的嘴唇，微微地顫着。

「用小刀子割好了……」

我的小刀，在木棚時，已被人偷去了，我使用牙齒咬斷了臍帶頭。嬰孩以奧爾羅夫縣式的低音啼着，母親微微地笑了。她的深洞般的眼，閃出驚人的光芒來，她在裙子裏措了措黑的手，去探身上的衣袋，顫着嚙出了血的嘴唇。

「不行不行……衣袋裏有帶子，……把臍帶繞起來……」

拿出帶子來，我把臍帶繞好給她，她臉色益加清明地微笑了，這微笑幾乎使我目眩。

「以後再收拾吧，我把孩子去洗一洗……」

惡

魔

她擔心地說：

「當心呀……靜靜兒地……當心呀……」

對於這赤紅的小人類，卻用不到甚麼當心，因為他祇是握着拳頭，喧嘩着恣情地喊。

「啊外……啊外……」

「小東西……好好兒的……再吵一吵我會把你的腦袋摘掉？……」

有趣地撥着我們兩人的海波，一跳到他的身子上，他便叫得更厲害了，我把手撫着他的胸背，他祇是泛着眼睛，尖着喉嚨叫。海波陣陣不歇地撥着他。

「吵吧吵吧 奧爾羅夫先生！拼命哭吧……」

抱了他到母親的地方，她正躺着身子，在產後的陣痛裏閉着眼睛
嚙嘴唇，可是還帶喘帶呻地，在喘息中提起垂死般的低聲：

「抱來給我……把孩子抱來給我……」

「孩子在等着你呀。」

「我說你快抱給我……」

她顫顫地伸手捉開上衣的胸扣，打開了自然爲二十個孩子準備
着的胸脯，我幫她把這倔強的奧爾羅夫君，送進母親的懷裏，他便立
刻好似滿足了一切，不再作聲了。

「好一場辛苦！」

母親輕輕地透着氣，在布袋上搖着頭髮蓬鬆的頭。忽然好似低低地叫了一聲——立刻張開了清明美麗的眼睛，——母親的神聖的眼睛，發着碧色了，——眺望着蒼空，在這眼睛中，融燃着感謝與歡喜的微笑。她沉重地舉起手來爲自己與孩子劃了十字……

「歸光榮於你……純潔的聖母……歸光榮於你。」

沉沉地伏下兩眼，她又低聲地喘着沉默了，忽然，帶着事務式的硬聲：

「阿哥，請把我的布袋打開來……」

把布袋的帶紐解開來給她，她茫然地看着我無力地微笑了。瘦削了的臉頰與流着汗粒的額上，剎然地帶上了羞紅。

「請你到那邊去……」

「我實在懶得不想動了……」

「快，快……請到那邊去……」

我退到了附近的灌木林中，雖然覺得懸懸，但胸頭卻完全平靜了，好像有一隻可愛的鳥兒，靜靜地唱着歌兒，原來這鳥歌是和海的不絕的波音一樣，就是整整地聽上一年，也幾乎不會聽厭的。

在不遠的何處，小河好似小姑娘給朋友們談自己的戀人似的，潺湲地流着作聲……

灌木林上，已經看見黃布的頭。

「喂，喂，瘦子 走路還太早呀！」

她手扶着灌木的枝，坐下去了。沒血氣的灰色的臉上，漂着碧湖般的大眼睛，靜靜地說了。

「你看——好好兒睡着了……」

孩子好好兒睡着，但我一眼看來，這孩子也跟普通的孩子一樣，別無特殊的優點，如果有什麼不同，便在於這孩子是睡在奧爾羅夫縣；疏落的灌木林下的鮮色的秋葉堆上。

「媽媽也睡睡纔好呢……」

「不要……」她搖了搖低着的頭說：

「我還有事，非到那邊去不可。」

「奧添底爾？」

「是喲……我們來的時候走了多少里路……」

「你想走去麼？」

「聖母娘娘！不走怎樣辦？她會幫助我……」

祇要自己相信聖母跟在身邊，什麼都無口說的必要。

她含着溫柔的愛撫，眺望林叢下小而肥胖的臉，伸舌子舐舐嘴唇，輕輕撫着跳動的胸脯。

我拾了些枯枝，架了石塊，準備燒茶。

「現在，請媽媽喝點茶吧！」

「好，正想喝……胸頭乾得厲害……」

「你那些同鄉，丟了你走了麼？」

「不是丟的，爲什麼問這樣的話，是我自己留下的他們剛纔還叫我……幸而是這樣，否則還不能跟他們離開……」

她飄了我一眼，拿手遮着臉孔，紅紅臉含羞地微笑了。

「你還是第一次做產？」

「第一次呀……你到底是什麼人呢？」

「人就是人呀……」

「這自然，自然是人，有了嫂子麼？」

「那裏是轄得起老婆的身分……」

「說謊吧！」

「爲什麼？」

她低眼想了一想：

「那末爲什麼知道女人的事呢？」

終於，我說了謊。

「這是學習的呀，因爲我是學生——懂麼？」

「那裏，學生就什麼都知道麼！我們村裏那神父的兒子，從前也是大學生，可是仍然神父自己教他的……」

「我卻是這樣知道的呀。啊，我去弄水來……」

婦人屈頭在孩子的身上，聽他的呼吸——接着回頭望了一望海那邊。

「我也想洗一洗，水性是不識的……怎麼樣的水……鹹苦的麼……」

「……」

「洗洗好的，水很不錯！」

「這樣麼？」

「真的，比河裏的暖，這河裏的水，簡直冰一樣的冷……」

「真的？」

這時候有一個挨勃哈齊（高加索山中人種）人，頭低垂到胸口，好似正打瞌睡，騎在一隻小馬上，在外面走過，那馬兒不住地搖着耳朵，張着圓的黑眼睛側目看我們，哼哼地動着鼻子；坐在馬上的人，也留心擡起載着蒼蒼的毛帽子的頭來，偷眼看我們的一邊，一會兒，又把頭低下去了。

「你看那邊的人好奇怪，真可笑。」——奧爾羅夫的婦人，低聲地說。

我走開去，跑到小河邊，水銀般閃爍着光的流水，激潑着岩石，好似唱着歌的一樣，秋樹的葉子，飄到河流中，有趣地轉舞。——好美麗的景色。洗了手臉，盛滿了一水壺的水，正要走回去，看見那婦人正從林叢出來，倉皇地望着四周，在找覓一個地方。

「你什麼了？」

婦人吃了一驚，臉轉了色，把一件什麼東西，藏在身後。我就立刻看出了。

「交給我，讓我拿去埋了。」

「噯，不行呀；如果有浴室的休息室，便放在地板底下……」

「以後在這兒，也許有人會來造浴室吧！……」

「胡說吧！不小心給野獸跑來了腳去，怎麼辦呢……這樣的地方，如果埋在田裏，纔妥當……」

她退到旁邊，把一包濕滋滋的沉重的包，交了給我，還低聲帶羞地囑托着我。

「埋得深一點，對不起，如果想我的孩子可愛，便請埋得深一點。」

我埋好了回來看時，她正一隻手向前伸着，跌躡着從海裏爬起來，裙子一直濕到帶邊，但是臉上微微帶着赧意，好似正在滿心高興，

我跑到正一手扳着樹枝兩她的地方，把她攙起來看時，老大的吃了一驚。

「真是跟野獸一樣強健的傢伙！」

一會兒，兩人便喝着和蜂蜜的茶，她低聲地問我了。

「他不讀書了麼？」

「不讀書！」

「不多喝酒麼？」

「拚命的喝酒呀，媽媽！」

「你真是什麼男子！我還記得，我來蘇封的時候，你爲食糧的事，和上司吵架，那時候，我想你這種人，就是人家要來吞吃你，你也

是不知道怕的……」

舌頭舐着刮在浮腫的嘴唇裏的蜂蜜，碧色的眼睛，不歇地斜看着剛出生的孩子在熟睡着的灌木林的一邊。

「那孩子什麼辦呢？」——她嘆了一口氣，望着我說了：「承你幫助了我——真是說不出的感謝……可是這種事於孩子有沒有好處呢……那我可不知道了……」

她喝着茶，因為吃了一點東西，又劃了十字。我正收拾着自己的傢伙時，她好似要睡着般地低着頭，沒生氣的眼睛，凝然地注視着地面，像是正在想着什麼。一會兒她站了起來。

「真的——要走麼？」

「走呀。」

「喂，媽媽，你看！」

「聖母麼？把孩子抱來給我！」

「好，抱給你吧……」

爭執了一會，她終於讓了步，我們一共並着肩走了。

「身體祇是搖搖幌幌地，真沒辦法……」她這樣地說着，作着可憐的微笑，把一隻手靠上我的肩頭，

俄羅斯國士的一位新客，這位背負着未知的命運的人類，抱在我的兩手裏，呼呼地吹着鼾息。海興着波濤，作着激昂的波音。四周好似用樹木編成的白織物一般。灌木林呼嘯着。一到午後，太陽便耀出

光來。

我們靜靜地步着，母親不時地停下腳來，深深地喘息，擡起了頭，好似要眺望兩脅，海，森林和山岡，卻把眼睛落在孩子的臉上，——在溢滿苦淚的她的兩眼中，幾乎是驚人地，重新輝閃起來，燃起熄滅了的青藍色的愛的火焰。

突然，她站下來說：

「主呀！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照這樣地，到世界的盡頭為止。只要是照這樣地下去，祇要這孩子能好好地，以母親的奶養育下去，沒有不足，便再沒這樣好的事了，可是……」

……海在嘯着……

……有一次幸福已經迫近了我的身邊，我幾乎是要落在那幸福的掌中了。

那時我是正在閒散地流浪的時代。暑熱的夏夜，在那窩爾加河的鮫縷的魚場的對岸的草原上，有很多的青年們羣集着。坐在焚火的周圍，吃着魚肉湯，喝着高粱酒和啤酒。於是不知怎地大家這樣地談論起來——都想把現在的世界趕快想法改造成一個更好的世界。不久，人們的身心都疲倦了，一面還思索着便在那刈光的草原上分散開了。

我同着一位女兒離開了焚火的傍邊。那位女兒是一個很有智慧很

敏感似的人。她有一雙美麗的黑色的眼睛。在她的話語中，無論什麼時候總是包含着單純的，易於理解的真理。這位女兒無論對於誰總是發送着一種和藹的眼色。

我們相依靠着，靜靜地走去。在我們的腳底下，那被鎌刀剪過的草莖，發着扎扎的響聲被踏碎了。從那籠罩着大地的像水晶碗似的天空上，降着醉人的含着濕氣的月光。

發洩着深深的嘆息，那個女兒說：

「怎麼樣才好呢！簡直像菲洲沙漠似的，那草堆，就是金字塔呀。而且還是這樣的暑熱……」

其次她說她要坐在乾草堆下的圓影中，那是像在白天時似的濃厚

的陰影。蟋蟀鳴叫着，在遠方有人悲哀似的歌唱着。

啊啊，你們拋棄了我？

我熱心地對着這位女兒談論着我親切地經驗過的生活，以及我無論怎樣也不理解的事情。可是突然地她發出低聲的叫嚷，仰向着天喘息起來了。

人要斷了氣，這恐怕是我第一次遇到吧。於是略停了一會兒弄得我手忙腳亂，我想大聲地叫出聲來呼人救命了。可是這時突然地我想起我平素讀過的小說中那有教養的主人公在這樣的場合所做的事。於是我打開了她的裙帶，脫去了上衣，再解開了她的腰帶。

濃密的月光滿地照耀着，當我看見了她那峯起的兩個小銀碗似的

乳房的時候，我忍不住地要和她接吻。我的頭裏簡直像燃燒着火似了。但是我壓下去這樣的慾望，急忙跑到川邊去取水來。因為在那小說裏寫着，在這樣的場合，主人公們總是飛跑着去取水的。假若聰敏的小說作者從最初便在起事的地方準備下一條小河，他們也就不必跑去。

我在帽子裏裝滿了水，像奔馬似的在草原上跳着跑回來，可是這時她已經坐起來靠在草堆上了。她把我弄亂了的衣服整理好，又完全是很端莊的樣子了。

「我不要。」她好像厭煩似地小聲地說，用手推阻着我的濡濕的帽子……

於是她離開了我的身傍向焚火那方面走去。在那里兩個學生和一個統計家，三個人還繼續怒叫着那已經聽厭了的歌。

啊啊，你們拋棄了我？

「我沒有做過什麼使你生氣的事吧？」我因為看她只是沈默着弄得我沒有辦法，只得這樣問了。

「不是。你——太沒有用了啊！然而我——當然——是很感謝你的……」

但是我好像覺得她不是從心裏感謝我似的。

x

x

x

x

本來我和她是不輕易有想見的機會的。可是自從有過這件事情之

後，我和她相見的機會更少了。不久在鎮上消失了她的身影。其次，約經過了四年，我在輪船上遇見了她。

她原來是住在窩爾加河沿岸的某村中的別莊裏的，現在是從那里到住在城中的丈夫的身邊去。她懷了妊。服裝很講究，心情很快活——頸子上垂着長長的錶鏈附着像勳章似的大飾針。現在她是美得多肥得多了，好像是在暑熱的齊夫利斯的廣場上，古爾甲人賣的濃郁的高加索葡萄酒的皮囊似的。

「我說，」她想起了我們過往的事，提起了那在心裏放不下的事了。「我說，我，結了婚了，已經完全……」

那時是在傍晚。河面上輝映着西照。輪船的行程所激起的泡沫，

成了一條寬寬的紅帶浮泛在北方的碧青的遠景中。

「我已經生過兩個孩子，而且就要生第三個了。」她發着好像是愛自己的工作的大人物似的誇耀着的口調說。

在她的膝上，有密柑放在黃色的紙袋裏。

「我說——也許是我講的不對吧？」她的黑色的眼睛浮着微笑說。」「假若在那個時候，喔——在草堆上——你若是更大胆一些呀……是的——若是和我接了吻……我也許成了你的妻呢……！可是你——那時你是厭惡我嗎？奇怪的人，飛跑着取水去了……唉，像你這樣的人……」

於是我對她說，我當時是照着小說裏作的，而且那時書裏寫的東

西對於我完全是神聖的。也便是照着書裏說對於暈過去的女子，第一先要給她水喝，其次她睜開了眼，叫出「啊——這兒是哪里呀？」然後才和她接吻呢。

她聽了這話笑了笑。其次好像深思似地說：「是的，我們全是照着書裏所寫的那樣生活着，所以我們是不幸的。人生是更廣大的，是比書裏寫的更聰明的呀……人生這種玩意兒是書和書裏寫的一點兒都不相似的呀……的確是的……」

她從紙袋裏取出了密柑，很留心地檢察着，於是皺着眉說：

「壞東西，把爛的給我放進來了……」

她用着無做作的手勢把密柑投向船舷的那方去了。——我看着它

滾轉着消失在紅色的泡沫中。

「那麼，現在——怎麼樣？還是拿書當作樣本過活着麼，我問你？」

我沈默着眺望那日光照耀着的河原的砂子上。在河源的那方，伸展着荒廢了的赭金^色的草原。

砂子上，像大死魚似地，要翻覆着的小船搖搖不定的滾着。在金色的砂子上，還牽着陰氣的白柳的影子。草原的那邊，聳立着乾草堆。這使我想起她的比較來了。

「簡直是像菲洲的沙漠似的，草堆像是金字塔……」

她又剝了一個密柑的皮，像是老婆子似的口調返覆地說了。那完

惡

全像是責難我似的。

「那時，我若是成了你的妻呀……」

「謝謝你。」我說。「真是謝謝的。」

我從心裏——感謝着她了。

魔

在蓋着雪的山間的深處橫臥着天藍色的湖沼。好像髮網似的庭園底折疊的狀態明亮地映在水裏，白色的房屋好像放在岸邊的糖塊瞰望着潮沼；四周是非常的幽靜而和睦，好像熟睡的小孩。

清晨。溫暖的和風從山上吹來花的芳香。太陽纔從地下升起來，玫瑰花在樹葉上閃光。貫穿靜寂的山隙是條灰色緞帶似的路——那是一條石子砌的馬路，然而却好像天鵝似的，人們願意撫愛它的道路。

在一堆石子邊，坐着一個勞動者，像是一隻暗色的硬壳蟲；在他

的胸前掛着一顆勳章；他的表情是嚴肅的，強烈的，然而也是溫和的。

把兩隻被日光灼曬着的手放在他的膝蓋上，他目光灼灼地審視着息在栗樹影下的過路人的顏面，說：

——這座就是辛坡倫山，先生，我這顆勳章就是在建築辛坡倫隧道時得到的。

他靜默地望着那發光的勳章微笑着。

——真的，一切的勞作在開始到習慣的一段終是很吃力的，但是以後却就變成和平常一樣容易的了。不過，實在，它却真是一件艱巨的工作！

他稍爲搖搖他的頭向着太陽微笑；那時，他忽然不笑了，而且用手點劃着，黑的眸子發出了光亮。

——好幾次我是嚇過的了，——無疑地那土地是有感覺力的，是不是？在我們挖得很深的時候，就是在我給那座山以創傷的時候，她就殘暴地把我們苦頭吃了。她悶熱地在我們上面呼吸着，而且要阻止我們底心的跳動了，使我們的頭扭了轉來，使我們的骨頭疼痛。那種經驗許多人都領受過的。從母地裏流出石子來的時候，滾熱的水也從我們的上面流射了出來；真的，那時我嚇起來了，先生！好幾次，那水在火炬的光下變得紅紅的了，教父對我說，那是我弄傷了土地——「爲了那事她要把我們溺死，而且以她的血來洗濯一切——你們一定

會看見那些事物的」。

——也許那只是一種想像；但是，那時人家從地底的深沉的腸臟裏聽到了那樣的話語，在潮濕的窒悶的黑暗裏，在陰的水底激湍和鐵碰着石頭的擦軋聲之間——那時人都忘掉一切了，人們是怎樣的幻想着一些幻像啊！因為一切在那裏都是幻想，先生：我們，那些人們是如此的衰弱的，而那山，我們在它肚內鑽着的那山，好像直矗到天際。爲了容易明白必須要看一看！必須的，人們看看那大洞吧，那些衰弱的人所挖成的大洞，他們在日沒的時走進去的！而且被那些走進地洞裏去的人們所放棄的太陽是怎樣憂鬱病似地望着他們啊！必須的，人們看看我們的機器和從山上受到的驚慌的臉色吧，在它的裏

面人家可以聽到轟轟的淙淙的水聲和瘋人底野蠻的狂笑似底爆裂聲。
他注視着他的雙手，恰巧又望着他粗布外套上的勳章呻吟地喘息着。

——那些人的能幹的勞動着！——帶着充分的驕傲，他繼續說着：
——是的，先生，那衰弱的人，在他真實地要勞動的時候是有不可勝的強力的！而且相信我；——最後，那衰弱的人會得做完一切他要做的事情的。最初那教父是不相信那話的。

——「把山從甲地穿通到乙地」，他說：「這就是違抗以山嶺分界的上帝的意旨；你們將會看到，聖母將來祝福我們了！」那老人是錯誤了；聖母馬利亞是祝福一切愛她的人的。

——然後那教父也一樣像我們現在所信仰着的相信了，坦白地對你說，因為他覺得他自己比山嶽更加偉大更加強壯了；然而那時候，在坐在放着葡萄酒的桌子上的時候，他却對我，對其他的人們說道：

——「上帝的孩子們」——這是他所最愛說的話兒，因為他是一個謹愿的漢子。——「上帝的孩子們，你們是沒有權力那樣地去違抗那干地的；它將會它的創傷雪仇的，而且它的力量是出人意外的！你們就會看見：當我們掘穿叢山而到它的中心的時候，當我們碰着了地心的時候，它會照得我光亮，它將會向我們傾射火花，因為地心是有火花的——那是隨便那個人都知道的！耕犁地面是表明幫助它的生產——那是人家教導我們應該做的；但是現在我們却毀壞它的面目，它

的形狀。看着吧！愈是我們掘得深，空氣就愈加悶熱，呼吸就愈加困難。」

那漢子靜朗地笑着，用兩手搔着他的鬍子。

——不只他那樣想着而且實際他是說得不錯的；我們愈是走入隧道，空氣愈加變得悶熱的，人們愈加無力地倒了下來而且暈迷過去了。水，忽然從一個滾熱的源泉裏奔了出來，全部的地裏的靜脈都向下崩潰了，我們裏面的二百羅加諾的同伴發狂了。夜裏，在營帳裏，我們裏面的許多人在精神錯亂的當兒喋喋不休，爲了恐怖只是坐在牀上呻吟嘆息着。

——「我說得對不對？」那教父說，眼裏帶着恐懼的神色，啞聲

地咳得更利害了——是的，先生！「我說得對不對」，他說。「她是有着不可勝的力量的，那土地。」

——最後，那老人在前面睡倒了。他是非常強健的，我們的老前輩；有三個多星期的時間。好像熟識他自己的寶貴的和永不呼怨的人似的，他英勇地和死神掙扎着。

——「我的工作是在夜裏他時常對我說。「當心你自己而且還是回家去吧；讓聖母來保護你！」

——那時他長時間的靜默起來了；他用被把臉部完全遮了起來，差不多把他自己悶了起來。

那人站了起來，注視着辛坡倫山頂，強健地伸展了一下他的全身

，他的筋骨好像爆裂似地作着響聲。——他握了我的手拉到他的面前，說：——那是壯麗的真理，先生。

——「你知道拍屋咯嗎？我的不顧一切的孩子，我相信人家將要做那樣的事：我們將會和那些從別方面前來的人們在山底下相逢，我們將會互相碰頭的——你相信麼？」

——我是真真實實的相信他的話語的，先生。

——「那末，孩子，你應當：對於最後的幸福，對於用聖母馬利亞的禱告幫助善良的人們的上帝，帶着強烈的信仰，做一切的事務。我請求你，我的孩子，如果那事體實現了，如果人們在山底下相逢了，到我的墳上來告訴我：「教父啊，事情成功了」。便我曉得！」

——當然很好的，親愛的先生，我答允了他。在我說話的五天後他死去了，而在他死前的第二天，他拜托我把他葬在那隧道裏他最末一次工作的地方。他禱告着，但是我想他那時已經精神錯亂了。

——在那教父死後的十三個星期以後，我和其他的從對面來的人們在山底下碰頭了。——是個幻想的日子啊！先生！當我們在地底下黑暗的地方聽見了勞動者的喧聲的時候，就是聽到了那些我們在地底下碰頭的人們的喧聲的時候——你明瞭的，先生，在土地底極大的重量下面，它如果只要曉得有這些討厭的小小的人在裏面，它就會把我們壓得粉碎的！

——當許多日子裏我們聽着那種旋轉的聲音，一天比一天，它們

變得更高聲了，漸漸的明晰了，勝利的歡樂使得我們幻念玄想——我們好像沒有軀壳的精靈似地勞動着，不知疲倦，也不要訓導——真是好好地，在太陽閃着光輝的時日裏宛如跳舞！我們大家都像孩子似的彼此變成了善良的謹懇的人了。如果你只要知道，那是怎樣強烈的緊張的熱情的願望：在那樣黑暗的地底下遇着別人，在那裏面人家已經繼續了好幾個月要貫穿它的了。

他的臉色漲得血紅，他湊近靜聽着他的人前，以閃光的眼睛察視着他的臉孔，靜靜地而且歡樂地繼續着他的話語：

——當那最末的一座障壁瓦解的時候，在穿過那孔穴的那端露出了火炬的黑光和暗暗的人的臉色，罩着歡樂的淚水——更多的火把

——更多的臉孔——重新響起了勝利的呼號，快活的呼號！真的，那是生命裏的最美麗的日子，那時我思索着，我覺得：我的生命是不白活了！勞動，我的勞動，神聖的勞動，先生，我對你說——是的！

——是的！我們吻着那被我們克服的山，吻着那土地——在那種日子，我更比從前愛那土地了，先生，我愛上了它好像愛了一個女人！

——自然，我走到那教父的墳上去了！自然！——雖然我不知道死了的人能否聽到——但是我走去了——人是應當尊重那些爲了我們努力的工作而同我們一樣煩苦着的人的願望的——是不是？先生？

——是的，是的，我是走向他的墓前去了，用腳蹬着地面，依照他的願望說道：

——「教父——已經成功了！」我說，「人類終於勝利了。事情，教父啊！」

